

9月中旬,上海的天气让人捉摸不定,白天还阳光灿烂,半夜却下起雨来,疏疏密密,淅淅沥沥。19日上午,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内一片忙碌景象,院子里架起一把把巨伞,正准备迎接“王丹凤诞辰百年暨铜像揭幕仪式”,覆盖铜像的红绸,延伸至翠绿的草坪上,缀着细碎的粉色花瓣,令人无限期待,耳畔飘荡着丹凤老师“小燕子穿花衣”的熟悉歌声……

丹凤老师不仅会唱歌,对沪剧也有独钟。她曾经说,与农民群众沟通最便捷的桥梁就是沪剧。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初加入上影,就曾有幸与她合作过。在那火红的年代,演员大组分若若干小队,分别慰问工农兵群众。我和她就在十里八乡村头田埂演唱《庵堂相会·问叔叔》,我成了她最年轻的“叔叔”。当时因陋就简,既无乐队也无伴奏带,可唱起来却毫不含糊。丹凤老师

的敬业精神与谦和做派给我留下了至深印象。

在会场,除了见到不少同行和媒体朋友,再次见到了阔别7年的柳芯夫妇和丹凤老师最钟爱的外孙及其女友。柳芯感动于妈妈逝世多年,大家还是像妈妈在世时那么尊重她,激动地说:“妈妈一定会在天上很开心……”

回顾剧团院落,面积不大,已然矗立着尊铜像揭幕仪式”覆盖铜像的红绸,延伸至翠绿的草坪上,缀着细碎的粉色花瓣,令人无限期待,耳畔飘荡着丹凤老师“小燕子穿花衣”的熟悉歌声……

燕归来 凤还巢

梁波罗

“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……”歌声悠远而辽阔……

思绪纷飞中,被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的发言所吸引,说他已与市政协其他常委联名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星光大道的提案,而且得到政协、市委宣传部的积极反馈,真是众望所归。这消息确实令人振奋,多么希望上海星光大道能够早日建成,让更多热爱中国电影观众,能够近距离观赏电影人的铜像和手迹……

我在发言中回溯了与丹凤老师相处温暖的过往,尤其记得2017年6月17日晚,她是坐着轮椅登台接受“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”颁发给她的“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”。当晚,她一袭灰色裙

装,神采奕奕地惊艳亮相,与睽违了近30年的观众久别重逢。那晚,可以说,她照亮了华语电影的夜空!次日,我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今夜燕归来》的文章,记述了电影节颁奖盛况,也写出了我眼中的丹凤老师,受到观众和读者的热烈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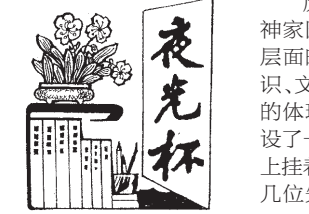
7年之后,我们为丹凤老师的铜像揭幕,丹凤老师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地方——演员剧团。从此,她将一如既往地守护、关注、激励着我们剧团后辈继续为表演事业努力拼搏。说这段话时,雨势骤然强劲起来,敲打在伞上咚咚作响,像极了催人奋进的鼓点……

一尊俊美的王丹凤半身铜像正笑意盈盈地望向远方,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,依次为百岁冥寿的她献花鞠躬。

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我更想说:昨夜燕归来,今日凤还巢。

收藏,是文化的传承、历史的延续,亦是人文的彰显、审美的升华。上海收藏家胡妙伟先生是著名的“红顶商人”“江南药王”胡雪岩的五世嫡孙,他的收藏除了承继祖上丰富的家传、正大的谱系外,他自己亦雅好风物,专于文博、精于鉴赏,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,他呵护祖传,恪尽职守,藏粮留香。

前不久,与几位好友



细雨中的胡同更像胡同。天阴沉,站在房顶上能摸到大团黑云。并不密集的电线束沿街而行,仿佛约束者,哪个屋脊敢长高一寸,它上去就给一鞭子。汽车无论名牌杂牌,一律紧贴墙皮。墙体多黑灰色,以为凝重。

若干临街门上贴着一张黄纸,上书:“私人住宅,请勿进入”或“居民住宅,请勿喧哗”,此类提醒常出现在游览区周边的胡同。有一些则配合景区,门前种绿植,墙边摆一排花盆。丝瓜花、白玉兰、棠棣花、月季、八宝景天,或一架葡萄,果实珠圆玉润,吹弹可破。游人驻足拍照,房主与友举茶闲聊,偶尔对过客点头一笑。一拒一迎,皆真实可爱的人性。

主街虽窄,仍胜胡同内部。持大伞人,须时时收起。窄处仅容两人交错,若都是胖子,必须侧身。鸡笼置于自行车、扫帚等杂物旁,笼内有鸡,见人便不断挪脚,作不安状,但不叫。忍不住咯咯哒者,估计早被吃掉。屋檐下悬挂鸟笼,曰黄鸟,曰八哥,亦有拳头大小的蝈蝈笼子,肥硕的蝈蝈“瞿瞿掘掘”,清脆,连续。商住小区里,犬吠扰民,枝上鸟鸣悦耳。同理,胡同里的鸡叫会被投诉,蝈蝈可伴酣眠。我存千百年乡野之风也。

多次赴京,逛胡同最怵内急。如今找到窍门,街面少见,大多在小巷里面。卫生间经过统一规划,干净、整洁,坑位充足,有卫生纸,夏日有空调。红色迷你消防车随处可见。迷你房高,胡同日少,胡同渐成京城独有之景。既留之,则护之,令其居者生活相对舒适安全。与蹒跚老人、抱犬少妇、急匆匆的年轻人擦肩而过,三五十年的变迁如快镜头般

雪岩后裔揭秘家族藏瓷

王琪森

应邀到妙伟兄府上雅集赏宝,兴可可乐。这是一座上下二层的复式住宅,10多间房内分类满布藏品,那些光华潜蕴、温润典雅、包浆清醇的历代瓷器,穿越时空、历经沧桑,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历代收藏,不仅是精神家园的尊崇,也是物质层面的展示,更是民族意识、文化自信及家族遗传的体现。为此,妙伟兄专设了一间祭祖堂。正中墙上挂着世祖胡雪岩及其后几位先辈的画像或照片,

胡同记

王国华

胡同来历颇多,墙面上若无文字介绍还好,若有,动辄“据《光绪顺天府志》载”“据《辽史》载”,或某某名人曾居此处,顿觉胡同便是一家史书体验馆。住家门口置门墩(抱鼓石),分圆形、方形两种。圆形代表战鼓,乃武官家庭,方形代表印章或书箱,乃文官家庭。这是我知道的小知识,此外的一棵草、一块砖、一口井,均似大有来历,行走其间,噤声乃最佳选择。

我写以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为支撑点的“街巷志”多年,基本是描摹当下,为后世留存文学性资料。曾想,若居京,“街巷志”素材岂不多如牛毛?逛胡同时便泄气了。胡同短则百米,长则过千米。出胡同,豁然开朗。大街上,行道树曰国槐,白花细碎,水边垂柳随风轻摇。雨还是那场雨,却俨然两个世界。

今年是中国新中国成立75周年。我出生在共和国诞生前的炮火硝烟中,伴随着共和国一路走来,几乎目睹、体验了新中国经历的所有的重大事件。

很遥远的童年中的国庆节就是大游行。姑妈家住离人民广场不远的厦门路。我和弟弟,在表妹的带领下,穿过许多小路小弄堂,在值班纠察队员不注意的瞬间,就像游击队穿越封锁线,很惊险地拐弯抹角一路溜窜到南京路,挤在入山人海,焦急等着游行队伍过来。大约中午时分,老远听到铜鼓和号角的声音传来,接着,红旗招展,巨大的画像和标语,工农商学兵,穿着各行各业服装的游行方阵,浩浩荡荡依次从面前走过。南京路上各栋大楼家家户户的窗口、阳台都是人头。我们像泥鳅一样从密集的大人身边挤进去,蹭着脚,目不转睛地看着川流不息的大

至明清,无一不精。雪岩公当年每遇一器,每赏一宝,必细加观赏,反复品鉴,不惜重金相求。当年在杭州河坊街的胡雪岩府上,在百狮楼、锁春院、怡夏院、延碧堂、和乐堂、清雅堂等处,布满了历代瓷器,并按瓷系分置。如宋瓷就有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五窑,汝瓷天青色釉莹润如玉,似雨过天青云破处,千峰碧波翠色来。官窑之瓷高贵华美,釉质肥厚而莹然温润。哥窑则以金丝铁线为贵,奇高飘逸。钧瓷绚烂多彩,如夕阳紫翠忽成岚。至于定窑之白瓷,色如凝脂而清纯规整。

我们在妙伟兄的藏瓷系列中,看到尤以青花瓷为多,覆盖元明清三代,妙伟兄笑着说:“雪岩公是青花瓷的铁杆粉丝。”元青花瓷以白玉色为地,经钴蓝绘就,发色浓丽而不妖,釉色清醇而不薄,构图繁复而不乱,精美华贵,为世所珍。明永乐、宣德年间的青花瓷,亦纹饰精美、釉质莹亮,尽显瓷国风采。所见到的几只大明宣德大赏瓶,使大家零距离感受了青花之魅。

收藏是文化、知识、思想、信仰与心灵的对应。胡氏家族为收藏这些历代瓷器,筚路蓝缕,历经风险。在胡雪岩晚年被革职抄家前,家人听到风声后,即将这些古瓷从杭州城运到苏州乡下藏隐。后来在

《西楚霸王》。天天泡在上海京剧院、上海歌舞团、上海芭蕾舞团、上海越剧院、上海昆剧团、上海淮剧团……排练场,讨论剧本,看排练,披星戴月,几乎每天深夜才回家。看着大剧院越剧《红楼梦》气宇轩昂,舞剧《苏武》黄豆豆、京剧《宝莲灯》史

在那些普天同庆的日子里

毛时安

敏的青春焕发,看着昆剧《牡丹亭》全本的精彩……既备尝了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精神煎熬,也享受了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创作欢欣。

我还应《中学生语文报》之约,满怀深情撰写了头版头条特稿《为了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》。文章记录了国庆前夕亲眼看到黎明景色的变化,讴歌了祖国的黎明。因为要适合中

在我的梦境中,经常出现南方县城,或者是南方岛城,充满了迷雾。我们能看得到路口影影绰绰的红绿灯,天空中可能是一个轮廓模糊的太阳。而一些充满秘密的案件,在此间发生,一万种人生在县城里头像雨后疯长的毛笋,长成自己命中的模样。

从去年开始,我突然迷恋写南方县城的罪案故事,我深信,以《台风》作为开篇的“迷雾海”系列小说,应该是我蓄谋已久的一次创作。我想写一座南方岛屿,有着纯净的空气和明显的海洋特色。我想写一个善良的女骗子,戴着人字拖晃荡在这座安静的小岛上。这座岛美丽,丰饶,有着一只叫獐的动物,与世无争地生活在岛上叫鹿鸣幽的地方。每天都有从舟山本岛开来的轮渡,海面辽阔,阳光下泛着约定俗成的白光。

我对海和海岛,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。数年前在海南一个叫博鳌的地方,和几位作家欢聚,我曾拍下了海滩夜排档的几个字:海的故事。我当然相信,海和海岛是有很多故事的,于是我想要虚构一个舟山群岛某座岛屿的故事,她必须是美丽的,但是又充满着凶险。虚构的岛屿被我命名为岌岌岛,就是岌岌可危的意思。这座小岛,美丽与安宁,只有1500人口,每年都会有数场台风经过,旅游旺季时,会挤满从上海过来的游客。这座小岛上,有一名社区民警,他叫华良,每周都会从本岛过来,有两天在岛上的警务室里处理事务。他甚至经常在乘着轮渡登岛的时候,替岛上的居民捎带那些外地快递过来的包裹,所以他让人觉得不像警察,像一个邮递员。这就显得很有意思,更有意思的是,一个女骗子,十分善良,她想来骗钱,以假身份继承民宿老板的遗产捞一票走人。一个叫芦生的诗人,作为民宿的服务员,他提着一盏马灯,袖口处扣得严丝合缝,在民宿的院子里充满忧伤地走来走去。一个叫露丝的胖女孩,为了寻找三毛以及三毛的浪漫,来到了这座民宿,最终留下来替老板照顾一个植物人。而这个植物人,早就醒来了,但他就是一直在装睡的植物人,因为他的心里埋藏着秘密。这些当然是波澜不惊的人事,台风来了又能怎样,不过是吹走几片院中泡桐树的树叶而已。

然而平静的表象下,埋藏着波澜,埋藏着巨大的凶险。比如数十年前泡桐树下埋着一对年轻的尸体;比如一名神秘的住客客来,其实就是杀害民宿老板的凶手,但她也是出走多年的民宿老板的女儿;比如假冒民宿老板女儿的任素娥,心怀善意与诗情,见证了惊天大案的水落石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台风来了,岛被封了,故事就像突然发芽了一样开始生长。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,颓丧的警察华良,无精打采地破获了一起大案。但他并不因此而兴奋,他觉得人生不过是如此,美丽中见残酷,繁华中是萧条。他更热爱的却是川端康成,那个面容清瘦的日本老头。

所以让我这个小说中充满了《雪国》的气息,那是因为我无限地热爱着那个清丽而忧伤的小说。作者川端康成离开人世的形象,十分鲜活地印在我的脑海。我想象他的脸颊因为煤气中毒而显得红润,他的死亡的意象也因此而显得十分文学。

最后我想说的是,《台风》是一部关于心灵的小说,每个人的生,内心总会刮起一场又一场台风。这也是一个充满内心文学气息的小说,相当于海明威和周俊杰热爱着Mojito,也相当于我热爱籍籍无名的岌岌岛。而远离这个岛屿,重重的迷雾,仍然一阵一阵地笼罩着南方县城的街巷与河流,无数的秘密像草木一样疯狂地生长。“迷雾海”系列小说基本上会以一座叫“南风”的县城为故事发生地,善结善果,恶开恶的花,一切仍将继续,一切都将继续。

的舞台和大会堂,我热泪盈眶。一个人一生能为国家作点贡献,是我最大的光荣。我还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争取到了《复兴之路》的出版项目。

2019年向国庆70周年献礼,我出版了《攀登者》《野百合的春天在哪里》两本个人新著……今年75周年,我该为共和国做些什么呢?

还记得女儿小时候,我们全家乘55路公共汽车,从杨浦区赶到外滩,三四岁的女儿骑在我肩上,在人流中看灯,灯光映红了笑脸。现在,女儿长大了,她也成了母亲。我自己每年国庆都会播放管弦乐《红旗颂》,在乐曲中,红旗依然飘扬,我们的祖国不老!

十日谈 明起请看一组《秋韵之行》,责编:沈琦华 郭影。

南方的人间迷雾

小说《台风》创作谈 海飞

